



孙犁散文选

I267/275

# 孙犁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 孙犁散文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3}{4}$  插页 2

1984年1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

---

书号 10019·3553

定价 2.35 元

小  
序  
水

## 序

这本集子，是谢大光同志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委托，编选而成。我看过了目录。以为：作为选家，大光是很有眼光的，他对编辑方法的见解，也很新颖，详见他所写的后记。

自从我决定不再为别人的书写序以来，为自己的书写序的兴趣，也大大淡薄了。各地委托别人代选（有的广告上说是我自选，不确）出版的我的别集，我都没有写序。这次，大光和出版社，一定要我写一点，屡辞不获。实在没有新意，就说几句闲话吧。

我一向认为，作文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一、要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譬如木材，如本质佳，油漆固可助其光泽；如质本不佳，则油漆无助于其坚，即华丽，亦粉饰耳。

二、要有真情，要写真象。

三、文字、文章要自然。

三者之反面，则为虚伪矫饰。

以作人为譬：有的人，在那非常不光彩的年代里，他所贴的大字报，所写的大批判，所负责的刊物，所写的小说，目前仍在书店仓库里堆放着，废品站里收购着，造纸厂里还魂着。总之是还没有处理完毕，他已经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坐而论道，大言不惭，神气十足，俨然君子。当然，以上种种，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忘记

了也不影响国计民生。但对写作来说，却并不这样简单。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文风，也是一种心术，如不痛下决心改正，要他写出有真情真象的作品，我以为十分困难。

另外，传说有一农民，在本地无以为生，乃远走他乡，在庙会集市上，操术士业以糊口。一日，他正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态说法，忽见人群中，有他的一个本村老乡，他丢下摊子，就大惭逃走了。平心而论，这种人如果改行，从事写作，倒还是可以写点散文之类的东西的。因为，他虽一时失去真象，内心仍在保留着真情。

孫犁

1982年12月25日下午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摄于天津寓所

胡少安 摄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  
海之外

一九三三年冬季

孫犁

## 目 录

序 .....	1
识字班 .....	1
投 宿 .....	7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	9
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 .....	26
塔 记 .....	30
——蠡县抗战烈士塔碑记	
相 片 .....	34
天 灯 .....	36
张秋阁 .....	38
“帅府”巡礼 .....	42
织席记 .....	45
采蒲台的苇 .....	48
一别十年同口镇 .....	50
王香菊 .....	53
香菊的母亲 .....	56
人民的狂欢 .....	60



学 习 .....	62
团 结 .....	64
保 育 .....	66
厂 景 .....	68

杨国元 .....	70
访 旧 .....	75
家 庭 .....	78
齐满花 .....	82
刘桂兰 .....	86
青春的热力 .....	89

乡里旧闻 .....	92
度春荒 .....	92
村 长 .....	94
风池叔 .....	95
干 巴 .....	98
木匠的女儿 .....	100
老 刁 .....	104
菜 虎 .....	106
光 棍 .....	109
外祖母家 .....	112
瞎 周 .....	113
楞起叔 .....	116
根雨叔 .....	118

母亲的记忆 .....	121
-------------	-----

童年漫忆 .....	123
听说书 .....	123
第一个借给我《红楼梦》的人 .....	125
保定旧事 .....	129
装书小记 .....	136
——关于《子夜》的回忆	
报纸的故事 .....	139
同口旧事 .....	143
——《琴和箫》代序	
平原的觉醒 .....	152
“古城会” .....	157
在阜平 .....	161
——《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	
第一次当记者 .....	165
吃粥有感 .....	170
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 .....	172
服装的故事 .....	176
某村旧事 .....	180
新年悬旧照 .....	186
我的二十四史 .....	188
黄    鹂 .....	191
——病期琐事	
石    子 .....	195
——病期琐事	
文字生涯 .....	199
删去的文字 .....	205

书的梦 .....	210
画的梦 .....	216
戏的梦 .....	220
亡人逸事 .....	229
回忆沙可夫同志 .....	234
清明随笔 .....	239
——忆邵子南同志	
远的怀念 .....	245
伙伴的回忆 .....	249
忆侯金镜 .....	249
忆郭小川 .....	252
悼画家马达 .....	256
谈赵树理 .....	262
夜 思 .....	268
悼念李季同志 .....	273
芸斋琐谈 .....	278
谈妒 .....	278
谈才 .....	281
谈名 .....	282
谈谏 .....	284
谈谅 .....	286
谈慎 .....	288
马雅可夫斯基 .....	291
托尔斯泰 .....	294

在苏联文学艺术的园林里 .....	297
谈柳宗元 .....	301
《红楼梦》杂说 .....	305
《方纪散文集》序 .....	308
阿凤散文集序 .....	311
《从维熙小说选》序 .....	314
柳溪短篇小说选集序 .....	318
贾平凹散文集序 .....	321
《善斋室纪年》序 .....	324
近作散文的后记 .....	326
《尺泽集》后记 .....	329
编后记 .....	谢大光 331

## 识 字 班

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

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原本是个“庄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条小河，水长年地流着。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正午前后，太阳总是象在那山头上，自东向西地滚动着。

冬天到来了。

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

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

鲜姜台的小孩子们，从过了新年，就都学会了唱《卖梨膏糖》，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

他们放着山羊，在雪地里，或是在山坡上，喊叫着，

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五谷丰登打满场，

黑枣长的肥又大呵，

红枣打的晒满房呵。

自卫队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帮助军队去打仗，  
自己打仗保家乡呵，  
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

妇救会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大鞋做得硬梆梆，  
当兵的穿了去打仗呵，  
赶走日本回东洋呵。

而唱到下面一节的时候，就更得意洋洋了。如果是在放着羊，总是把鞭子高高举起：

儿童团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拿起红缨枪去站岗，  
捉住汉奸往村里送呵，  
他要逃跑就给他一枪呵。

接着是“得得呛”，又接着是向身边的一只山羊一鞭打去，那头倒霉的羊便咩的一声跑开了。

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院里，什么也谈，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以至未来的事。吃饭的时候，小孩子们总是拿着块红薯，走进同志们的房子：“你们吃吧！”

同志们也就接过来，再给他些干饭；站在院里观望的妈妈也就笑了。

“这孩子几岁了？”

“七岁了呢。”

“认识字吧？”

“哪里去识字呢！”

接着，边区又在提倡着冬学运动，鲜姜台也就为这件事忙起来。自卫队的班长，妇救会的班长，儿童团的班长，都忙起来了。

怎么都是班长呢？有的读者要问啦！那因为这是个小村庄，是一个“编村”，所以都叫班。

打扫了一间房子，找了一块黑板，——那是临时把一块箱盖涂上烟子的。又找了几支粉笔。订了个功课表：识字，讲报，唱歌。

全村的人都参加学习。

分成了两个班：自卫队——青抗先一班，这算第一班；妇女——儿童团一班，这算第二班。

每天吃过午饭，要是轮到第二班上课了，那位长脚板的班长，便挨户去告诉了：

“大青他妈，吃了饭上学去呵！”

“等我刷了碗吧！”

“不要去晚了。”

当机关的“先生”同志走到屋里，人们就都坐在那里了。小孩子闹得很厉害，总是咧着嘴笑。有一回一个小孩子小声说：

“三槐，你奶奶那么老了，还来干什么呢？”

这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大声喊起来，第一句是：“你们小王八羔子！”第二句是：“人老心不老！”

还是“先生”调停了事。

第二班的“先生”，原先是女同志来担任，可是有一回，一个女同志病了，叫一个男“先生”去代课，一进门，女人们便叫起来：

“呵！不行！我们不叫他上！”

有的便立起来掉过脸去，有的便要走出去，差一点没散了

台，还是儿童团的班长说话了：

“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些顽固！”

虽然还是报复了几声“王八羔子”，可也终于听下去了。

这一回，弄得这个男“先生”也不好意思，他整整两点钟，把身子退到墙角去，说话小心翼翼的。

等到下课的时候，小孩子都是兴头很高的，互相问：

“你学会了几个字？”

“五个。”

可有一天，有两个女人这样谈论着：

“念什么书呢，快过年了，孩子们还没新鞋。”

“念老鼠！我心里总惦记着孩子会睡醒！”

“坐在板凳上，不舒服，不如坐在家里的炕上！”

“明天，我们带鞋底子去吧，偷着纳两针。”

第二天，果然“先生”看见有一个女人，坐在角落里偷偷地做活计。先生指了出来，大家哄堂大笑，那女人红了脸。

其实，这都是头几天的事。后来这些女人们都变样了。一轮到她们上学，她们总是提前把饭做好，赶紧吃完，刷了锅，把孩子一把送到丈夫手里说：

“你看着他，我去上学了！”

并且有的着了急，她们想：“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看报呵！”

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青抗先同志们，这里很少提到他们。可是，在这里，我向你们报告吧：他们进步是顶快的，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

第一，要不是这个年头，我们能念书？别做梦了！活了半辈子，谁认得一个大字呢！

第二，只有这年头，念书、认字，才重要，查个路条，看个公



事，看个报，不认字，不只是别扭，有时还会误事呢！

觉到了这两点，他们用不着人督促，学习便很努力了。

末了，我向读者报告一个“场面”作为结尾吧。

晚上，房子里并没有点灯，只有火盆里的火，闪着光亮。

鲜姜台的妇女班长，和她的丈夫、儿子们坐在炕上，围着火盆。她丈夫是自卫队，大儿子是青抗先，小孩子还小，正躺在妈妈怀里吃奶。

这个女班长开腔了：

“你们第一班，今天上的什么课？”

“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当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

妻子想笑话他，然而儿子接下去：

“换一个内阁！”

“当爹的还不如儿子，不害羞！”当妻的终于笑了。

当丈夫的有些不服气，紧接着：

“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

这个问题，不但叫当妻的一怔，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他虽然和爹是一班，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可是他不同意他爹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他说：

“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

当爹的便没话说了，可是当妻子的并没有示弱，她说：

“不用看还没讲，可是，我知道这个。不管日本换什么花样，只要有那三个坚持，他换什么花样，也不要紧，我们总能打败它！”

接着，她又转向丈夫，笑着问：

“又得问住你：你说三个坚持，是坚持些什么？”

这回丈夫只说出一个，那是“坚持抗战”。